

二青年

下

教育
小說

天笑生著

二青年

商務印書館

下冊

新智識叢書

戰爭與進化

二角五分

敘德法二國因摩洛哥問題爭議後。以主戰論鼓吹其國民。與現在歐戰頗有關係。

發明與文明

五角

述人智發明之交通各機關。無一不與世界文明有重要之關係。言之極為詳確。

開戰時之德意志

四角五分

凡德國之皇帝議會行政司法軍事財政市政教育工商農業諸要端。皆記錄靡遺。

德國富強之由來

二角

歷敘德國國民之愛國與好戰。為我國現時對症之藥石。凡我國民。均不可不讀。

動物與人生

二角

述動物中與吾人生命有密接關係者。莫不詳舉其實驗之例。讀之極易理解。

人類進化之研究

六角

以種種經驗。證明人類進化之理。條理清晰。譯筆明暢。便於研究。

丙又(421)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初版

(二) 青年 (二) 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吳縣天笑生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重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達縣福州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雲南貴陽石家莊哈爾濱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館精製名人書畫摺扇如蔣山堂陳玉几周
 存伯吳昌碩鄭蘇戡趙聲伯曾農髯何詩孫林
 畏廬吳待秋等行草真楷各書山水花卉博古
 各畫均係墨蹟精印定價列後躉批格外從廉
 天字 全玉 二十排 每把定價一角四分
 地字 全玉滿雕即刻 二十排 每把定價一角六分
 玄字 全漆 二十排 每把定價一角六分
 黃字 全棕 二十排 每把定價一角八分
 字字 全檀 二十排 每把定價二角八分
 宙字 全牙 二十排 每把定價四角八分
 洪字 珣邊檀心 二十排 每把定價四角六分
 荒字 牙邊珣心 二十排 每把定價六角八分
 運費關稅外加批貨出門概不退換

上海暨
 各省埠
 商務印書館謹啓

教育小說

二青年卷下

第七章

時則迦因知吾父已極疲勞。卽展衾於榻。令老父安臥。又以外套披我身。且曰。公等父子。且在此安息。大約今夜通宵不能歸矣。瑞姆試持燭來。并備晚餐也。吾父則應之曰。諾。嗚呼。吾父向以嚴重著。而今日對於迦。因作此溫順之答詞。實爲一奇異之現象也。而迦因復來扶持我體。曰。渥爾耐斯君休憩後。覺精神略健復乎。余無言。惟緊握其手。荷荷而已。

迦因安排已定。則曰。我且暫別。余曰。君何往乎。迦因曰。製革廠與邸舍固當保全。彼製粉廠者。寧棄却之乎。我當一往渥爾耐斯君。汝可勿慮余之往也。毫不危險。我爲一青年。無人不知我者。君但注意於阿父。我少選卽歸。未可定也。彼匆匆與我一握。卽下扶梯而去。去後。天垂暝矣。而吾父則不堪痛苦。與困憊亦沉沉睡去。

余迴念我至此間在此小窗下與迦因共讀莎士比亞集今忽忽已二年矣而此二年之光陰殆一瞥如兩星期耳

余無聊賴則周視迦因之室而與前迥不相同矣其家具已種種改良瓶花妥貼茗甌精良屋之隅設一架中置關於科學及實地練習性質之書籍蓋迦因之趣味雖誘導於文學而今則對之頗冷淡莎士比亞集殊未見有何等詩集也彼尚有種種機械之試驗窗設一自製之望遠鏡以板紙製成圓筒而嵌以凹凸之鏡又以木材製一蠱末之鏡架其裝置之狀儼然似一天文學者矣又有種種小規模之機器均爲彼所自製而竹頭木屑散亂於牀上椅子之上尙有一機織之雛形爲形甚小織物尙未完功也余細視此等之物而吾父時或張目以觀余微歎曰此少年頗能勤懇觀其種種器物而知其頭腦之明晰也余微笑曰唯時則拿爾登培里街一帶暮色漸侵矣惟囂雜之聲不絕於耳余遂啓窗則風捲市聲似覺有異常不吉之音響余心爲之顛顛又念迦因者非僅爲勇敢之少年

且處事極能縝密者也。無人。不識。迦因者。則彼必能處於安全之地耳。已而忠實之瑞姆來進午餐。渠亦曾不攜得有何種之消息來。蓋瑞姆者。事事服從哈蘭霍克司者也。時吾父亦不探問外間之情狀。然我觀彼必注念於製麵廠無疑。以吾父之態度可觀也。

瑞姆則言。主人元氣未復。豈此室有所不適歟。余亦與之款曲。謂今後而母較前多福矣。瑞姆曰。然。吾母殊樂。哈蘭霍克司君其所付房租之金甚夥。而彼又無多要求。足令吾母歡愉。且彼終日常外出也。余曰。彼夜來何爲。瑞姆曰。求學耳。彼至爲勤懇。而又時時教我讀書。渠與吾輩至爲親切也。渠方欲續續言時。吾父以面嚮壁。呼曰。渥爾耐斯。其遣此奴出。余從父命。搖手作勿聲。而又低詢之曰。哈蘭霍克司君究以何時歸乎。瑞姆曰。我知非至天明不歸。蓋此間暴徒甚盛。渠當終夜看護君之家宅及製革廠也。

其時吾父聞彼一語而跳躍以起。良以暴徒甚盛之言至足刺激老父。卽呼曰。我

之家宅乎。我之製革廠乎。我將起而助彼乎。彼青年哈蘭霍克司其猶未歸乎。然則我廠中之衆雇工又何往者。顧吾父雖起立究竟以疲勞苦痛之餘便卽倒臥呻吟曰。渥爾耐斯汝之老父今與汝同此疲弱不活動矣。時則吾父子守此長夜。於是由睡夢中聞屋外之喧聲。又見此長心之臘燭光搖搖而動。眼花心亂。疑心暗鬼之中恍惚見吾家起火也。吾父夢囈中似云。彼青年今安全乎。而余亦默然無語。惟禱諸上帝。至於夜半夜氣森靜。雖遠寺鐘聲余亦未計其時刻。燈光朦朧之中。余見阿父鼾然入睡鄉矣。而余雖身體怯弱。今日反若精神暴長。我父沉沉睡去。至於天明。我念迦因囑余勿與阿父分離者。今已越長夜矣。余則暫離阿父。自樓梯而下。以入沙里懷琴斯之廚房。時則悄然無聲。僅有忠實之瑞姆在此。曉色迷惘之中。抱頭而睡。余輕觸其肩。彼突然驚躍而起。勢將撲余已。而熨眼細視。呼曰。噫誤矣。其渥爾耐斯君乎。余曰。哈蘭霍克司。今何在。耶瑞姆曰。我不知也。彼臨去時。僅詔我曰。瑞姆汝其留。

居此我遵其命留此耳。余曰：瑞姆，汝其假我以外褂與帽子。我其出外一覘情狀也。瑞姆若有驚愕之色，然亦未能遮我之行。乃曰：脫哈蘭霍克司歸詢君者將作何言。余曰：我往尋哈蘭霍克司者也。於是彼遂爲我啓門。我曰：瑞姆，汝勿他行也。瑞姆曰：我何行者？我尙守哈蘭霍克司之囑。彼詔我曰：瑞姆，汝其留居此。我何行者。

我默念瑞姆之服從，迦因命令可謂擊切。雖待至世界最終之日，當亦不離寸步也。余令其閉戶自入，而於此微暗之市街，予以進顧街衢間，殊沈寂。余思身入此暴徒羣集之中，故借此瑞姆之外套爲人所不覺。一路中但見街燈三四半明，不滅有塗樹脂之麻索，炙痕宛在此。卽暴徒行經其處之微，而其志在放火矣。斯時余之恐怖直襲余心。且市街岑寂，人家亦暝如死。鼠默念暴徒果何往乎？髣髴間有人語聲，聆之則曰：此輩奚往乎？一人曰：初集於哀培爾，傅蘭却之製粉廠，今羣往其家矣。一人曰：此市中無一人援助彼乎？法律與警察何在者？一人曰：噫，彼

普連土教徒也。法律不保護普連土教徒。

嗚呼。當此時代。真可謂殘酷非道。對於非國教徒。恆作如此論調。今者以英國憲法之威光。宜不復有此觀念矣。時則余所最不能忘者。則見一高大栗樹之幹。熊熊然映照。作通紅而一隊之暴徒疾走而來。咸燃麻繩火炬。彼等僅爲一小羣。蓋不滿四十人也。以方攻擊製粉廠。分出徒黨之一部份。加以農夫之壯丁羣相附和。此雖烏合之衆。然行走街衢間。亦頗有嚴肅之氣象。彼等作探尋之勢。意將欲覓吾家而施以攻擊也。

然而吾家固巍然在望。惟重門深扃耳。我聞彼輩相語曰。此老人不知在家否。一人曰。不審此奴奚往矣。爾時即有一持炬火之男子。狀如首領者。呼曰。夥伴均齊集此間乎。衆應曰。齊此男子。遂以炬火四燭。而余則幸以瑞姆之服裝廁入其中。彼輩亦不覺也。顧我則瞥見樹蔭之中。似猶潛伏一人。張目以察此間之舉動者。已而首領又呼曰。汝曹須預備火把。不可熄也。此際。晝呼喧譁之聲。囂且塵上。余

亦卽潛身樹蔭已而衆人一擁而去僅留一人尙立於吾家鐵柵之傍雖在晨光
熹微中余固確認其人卽呼曰非迦因耶迦因亦一躍至我前曰噫傳蘭却君乎
君何爲來此者

余曰我甚憶君恐君或遭危害君無恙耶爾時吾兩人握手甚堅迦因則曰渥爾
耐斯君吾輩今日不可有一秒鐘之猶豫我謂君爲安全計宜暫入室也余曰家
中尙有誰耶迦因曰瑞爾在此彼一婦人足抵警官一部員蓋彼曾與暴徒對抗
一次矣余曰製粉廠如何矣迦因曰無恙自製革廠已分派職工三人往而我亦
終夜往來暴徒志不得逞耳

爾時迦因彈指窗間呼瑞爾夫人而瑞爾拔關出納我輩於門內門遂復闔而我
瞥見吾父之手鎗已置於其側迦因低語我曰瑞爾頗有勇氣大似古之烈女風
也此時瑞爾之對於迦因意頗柔順且曰我今日必從君言以君雖少年頗有幹
略君在我輩大足壯膽也我輩今日之第一防禦者則在火事以暴徒輒以放火

二字恐嚇我輩而列炬通明見之亦不寒而慄彼等又作怒吼聲曰火其宅可耳亦有人投其手中之炬火擲向我門顧門堅不易破而此炬火亦自落於白石之階第自列炬中觀之則此憔悴襤褸之姿亦不能不令人增喟歎耳

余與迦因見此悲慘之狀態不禁爲之畏縮迦因則鼓勇曰我且與渠輩開談判也試啓而窗我往說之渠不聽吾輩之勸阻卽探身出窗外呼而與語顧呼聲爲彼嘈雜之音所混亂略少寧靜迦因復呼曰君輩集此何爲者豈欲放火燒此家乎則忘却放火之罪當處絞刑耳此時羣衆又呼曰普連士教徒之家不能與尋常同火此普連士教徒之宅不處絞刑也

時則瑞爾在旁語曰今日吾儕不能不似麥爾台克之人民預備作戰也迦因目注此窗外炎炎炬火之光曰非作戰蓋抵禦耳瑞爾已將室中之書籍擇其巨冊抵彼破碎之玻璃窗余見之曰瑞爾此皆聖經賢傳不可犧牲也彼乃仍以巨冊歸原處嗚呼此聖書中語則曰汝視敵如友汝祝福於汝咒詛之人汝爲侮辱汝

迫害汝者。祈禱。凡此亦均瑞爾所服膺者也。

逾一二分鐘間。迦因作沉思狀。又以手拊吾肩曰。渥爾耐斯君。余今思得一法。請嘗試之時。則彼復啓窗探身出於窗外。曰。汝曹無譁。試聽我一言者。顧在此洶湧怒潮之人聲中。誰復聞彼言者。惟飛來一瓦礫。直擊迦因之顙。迦因急避。幸未受創。然此羣衆之暴徒。距離尙遠。以相隔有八尺餘之尖頭鐵柵爲之障壁也。惟彼等見有人方啓窗。則擲石如雨下。我輩急引迦因進。余曰。迦因。汝奈何以貴重之生命與之一賭乎。迦因曰。否。我持以誠意。決不畏懼也。

我輩方語時。而屋外叫囂之聲愈烈。羣呼曰。其趣火。其宅。彼爲普連士教徒。無妨礙也。迦因曰。事不可緩矣。瑞爾夫人。此間非有一手鎗乎。瑞爾曰。然。已實彈矣。卽以手鎗付迦因。迦因持之下樓。余亦隨之而下。彼卽徑啓大門。其行動殊快捷。余隨其後。以柱爲蔽。將注視迦因之所爲。顧此種光景。殊出彼暴徒意外。衆反因之而寂靜。以此青年之膽略大足。令人驚愕。第一轉瞬。喧聲又動矣。羣曰。汝爲誰。又

曰。汝爲普連土教徒之一人乎。又曰。誰有勇氣者。先捕此奴。

衆喧雜動。而卽有一人搖手止衆。勿譁。而迦因亦無有怯意。泰然倚門而立。時有一炬火直投迦因。墮於足畔。迦因則俯身拾之。余初以爲迦因必擲還此暴徒矣。而迦因僅投之於地。以足蹴之滅。卽此一單純之行爲。而於彼羣衆之上有可驚之效果。時爲首之一人遽趨前而呼曰。君非霍爾耐斯君乎。不意乃於此間相逢也。迦因曰。然。君亦非迦克培因斯乎。曰。然。迦因曰。君將何爲。曰。我欲見哀培爾。傳蘭却耳。彼今奚往者。迦因曰。汝曹覓彼何爲者。時則衆復喧呼。而迦克培因斯復鎮止之。衆中亦聞有互相傳語者。若曰。此青年不可害也。又曰。彼係貧乏之子。與吾儕相同耳。

旣而聞衆中一人曰。我輩此時亦出於無奈耳。試思人而至於餓死。其慘酷爲何。如乎。迦因曰。知之。我亦過來人耳。卽此簡短之一語。回答衆聞之而驚愕騷亂之聲。爲之一鎮。少選。又同聲呼曰。我輩決不害君。君亦我輩中之一人也。迦因冷笑。

曰。我決不爲汝輩中之一人。夫聚衆喧噪而欲放火以燒人家。此暴徒之所爲耳。我實恥之。余思迦因此語實足以挑發彼等之怒。顧渠輩反噤其聲而迦因又詰之曰。汝曹究欲何爲。可詳告我。

衆曰。哀培爾傳蘭却富而貪吝者也。我輩必有以懲之。迦因曰。此何與君輩事。君輩今日之吼怒者。非因其小麥遇糶乎。然而此小麥者。彼之所有物也。彼自能處分其所有之物。又何害乎。時衆人皆無語。蓋此暴徒中亦非嘗無幾分正義心之潛藏而迦因又續語云。汝輩行動抑何愚也。其將以是種種恐嚇他人乎。而哀培爾傳蘭却豈受人恐嚇者。汝輩中亦有曾爲彼之雇人者。寧不知之耶。且我今爲傳蘭却家之人。食人之祿。自宜忠人之事。脫有人闖入其家而謀暴亂者。我惟開鎗擊之。雖然。我亦知汝輩爲飢所驅。蓋枵腹之痛苦。我亦經驗來也。

迦克培因斯曰。君之所言固合於理。但我輩今垂餓將死。豈能聽君之說法乎。迦因此時以穩靜之態度曰。我知之。惟若先進君輩以食物。當能聞我之言乎。衆咸

呼。願。聞。嗚。呼。此。可。憐。之。貧。民。何。嘗。有。善。惡。之。主。義。惟。以。生。命。爲。問。題。耳。彼。輩。但。得。一。片。之。麵。包。足。以。交。換。其。貴。重。之。靈。魂。而。有。餘。迦。因。又。曰。汝。曹。其。肅。靜。無。譁。者。余。知。汝。曹。皆。拿。爾。登。培。里。之。民。衆。然。汝。曹。之。計。謀。無。乃。太。左。夫。國。家。刑。律。一。秉。大。公。豈。有。普。連。土。教。徒。可。以。任。汝。曹。蹂。躪。而。國。家。不。施。以。懲。罰。乎。

衆。人。如。不。聞。者。咸。呼。曰。食。物。食。物。果。與。我。以。何。種。食。物。者。迦。因。哈。蘭。霍。克。司。遂。呼。瑞。爾。以。家。中。各。種。之。食。物。悉。皆。持。來。瑞。爾。唯。唯。今。日。思。之。殊。覺。不。可。思。議。蓋。瑞。爾。曾。未。有。如。此。服。從。於。人。者。也。余。曰。我。且。視。彼。作。何。狀。而。瑞。爾。不。許。僅。能。令。我。作。遠。望。迦。因。乃。招。手。令。至。石。階。斯。時。登。者。約。四。十。人。均。見。飢。疲。之。狀。迦。因。就。中。分。與。食。物。而。此。輩。耽。耽。之。狀。竟。同。野。獸。若。烹。肉。生。肉。麵。包。野。菜。之。類。均。以。手。攫。之。此。正。如。餓。鬼。道。中。來。者。也。

已。而。復。求。飲。料。迦。因。乃。呼。曰。瑞。爾。夫。人。其。與。彼。輩。以。水。也。就。中。亦。有。人。呼。曰。試。與。吾。輩。以。少。許。之。酒。者。迦。因。曰。請。君。恕。之。此。間。實。僅。能。供。給。君。以。水。我。推。不。欲。見。主。

人之門有酪酏醉漢也。時則一轉瞬間。吾家之食物已罄。盡無餘。迦因語於大眾。亦信之。實則此輩人飢餓憔悴。食量亦至有限。有麵包方入口。尙未加以咀嚼。而其人已昏倒矣。亦有哽噎於喉。欲咽不能。以致涕泗橫流者。總之有如餓獸。咸橫臥於階前。其能從容進食者。蓋亦僅矣。

維時余亦臨窗而望。遙語一人曰。汝亦持此麵包少許歸遺細君乎。迦因聞我聲音。卽低語曰。渥爾耐斯君若至此間。殊不相宜。寧不覺其危險乎。然而余今日之裝服人亦未有識其爲哀培爾。傳蘭却之子者。矧又在迦因之旁乎。時迦因卽呼之曰。君輩皆飽乎。羣呼曰。飽。更有一人則曰。感謝上帝。迦因曰。宜哉。迦克培因斯乎。汝當信賴上帝否。則自罹於法網。身上絞首之臺。而兒輩啼飢矣。迦克培因斯悲呼曰。誠如君言。小兒已垂餓欲死。願我何所得食物以救此垂斃之兒乎。迦因沉思半晌。則曰。且待容我思之。渠卽趨至我。許與我商略。彼以我爲哀培爾。傳蘭却之子。固當有此主權。聽彼忠告。彼其意則欲就製粉廠中。與彼各人以一。